



# 低空来袭:抢占经济新风口

| 潘高鸣

近年来,“低空经济”一词逐渐走入大众视野,成为备受关注的新质生产力。5月29日—30日,“低空经济未来已来”2024 第八届世界无人机大会南安分会场暨南安低空经济及无人机产业发展大会在南安成功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这无疑是对低空经济发展的一次有力推动。

所谓低空经济,主要是指围绕低空飞行活动所产生的各类经济活动总和。

比如在物流领域,京东、顺丰等企业纷纷开展无人机配送的实践。京东通过利用先进的无人机技术,在一些地区实现了货物的快速直达,即使是偏远山区也能享受到高效的配送服务。相关数据显示,京东的无人机配送在一些试点区域,配送效率提高了约 30%,成本降低了近 20%。顺丰也积极探索无人机在物流配送中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配送效率和覆盖范围。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年底,顺丰旗下丰翼无人机已累计在全国开通 215 条航线,飞行 80 余万架次,运输货物近 300 万件。这些真实的数据有力地证明了低空经济在物流行业的巨大潜力和创新活力。

在农业方面,极飞科技利用无人机进行植保作业的案例令人瞩目。他们的无人机能够精准地喷洒农药和肥料,不仅提高了作业效率,还大大减少了农药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同时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相关统计表明,使用无人机植保,农药利用率可提高至 40%以上,作业效率相较于传统人工方式能提升数倍甚至十几倍。每年可为农民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成本。

而在测绘领域,一些专业公司运用低空无人机进行地形测绘和

数据采集,相比传统方式更加高效和精确。例如在城市规划中,通过无人机快速获取的地理信息数据,能够在一天内完成传统方式数周才能完成的工作量,而且数据精度高达厘米级。

低空经济之所以火爆,首先和其展现的市场发展潜力不无关系。2024 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全国和地方两会热议的关键词。据《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2023 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 5059.5 亿元,同比增长 33.8%,预计到 2026 年有望突破万亿元。

然而,要真正抢占低空经济这个新风口,我们还面临着一些挑战。安全监管问题不容忽视,比如如何确保无人机在低空飞行时不会与其他飞行器发生碰撞,如何规范无人机的使用以避免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等。同时,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技术标准的统一等也亟待推进。

但不可否认的是,低空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它不仅将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还将催生出一系列新的商业模式和就业机会。

南安借此盛会,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无人机头部企业出席,围绕无人机前沿技术、低空经济等主题,探索将南安机械装备、光电信息等产业雄厚的研发能力与无人机研发、生产和应用端的提级对接,力促无人机产业链在南安市部分落地,紧抓新风口,积极探索创新发展模式,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未来已来”。让我们共同期待低空经济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机遇,助力经济迈向更高的台阶。



飞行在南安市区上空的载人无人机。

本报记者 李想 摄



## 庄庵

| 洪少霖

距离泉州市区约 3 公里,在清源山脉之大小阳山的中间地带,山腰处有一自然聚集的村落叫庄庵。

那儿海拔 200 多米。“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池……”庄庵的玉女湖给我如此之感。玉女湖因其依偎玉女山而得名,原名为 1978 年落成的群力水库。

大小阳山又名双阳山、朋山、双髻山等,为泉州市区周边地带标志性山峦,自古以来,许多百姓以它们来识别方向。其中,大阳山最高峰海拔 615 米,为泉州市区及周边 30 公里内制高点,高过清源山、紫帽山等。大小阳山在百姓口中俗称“双乳山”,它们并列双峙,如一大一小两个哺育幼儿的双乳,给人温馨、美好、柔和之感。千百年来,泉州市区百姓就像它们哺育的孩童。

世人从城市或乡村,一到达庄庵,大多会有一种感觉:那儿四周开阔、空气清新、特别宁静。静逸得仿佛所有语言都是多余的,所有文字都形容不了它的内涵。天大地大,美好风光,那广袤的天地常让人一时忘语,仿佛只要一开口,便污染了那一片清静所在。

站在庄庵邻崖处,泉州市区一半可见。泉州动车站全景、泉州北高速路口全景浓缩在下。山风拂来,使人飘飘欲仙。庄庵自然村中,有许多天然的小溪流水,泉水淙淙,明媚十分。周边有明镜般的数个湖泊、水库,当地人早已在水面上放置小船,用于游湖。整个庄庵,干净得如一颗没有沾染任何污渍的明珠。

相对于一般乡村,庄庵人口稀少,地域广博,更多的是山峦与原野。大阳山顶有“丰泽、洛江、南安”三界碑,也就是三个县市区的分界线,是喜欢户外旅行的驴友的打卡之地。

庄庵周边现有云雾寺、龙潭寺、李天王殿、土地公庙、樱花园、露营基地、仙足迹、土匪洞、老虎洞、双乳泉、古石官道……古时没有水库时,庄庵有瀑布落至山下龙潭。现龙潭已找寻不见,留有山泉小溪流水,润泽世人眼目。



## 爸爸妈妈吵架了

| 胡美云

课间的时候,我喜欢与孩子们聊聊天,那些毫不掩饰的童言童语总能令人不禁莞尔,生出许多孩子心来,恍若与时光那头童年的自己在对话。而这,也正是我深爱着教而这个职业的部分原因。

不过,偶尔也会聊到一些小小少年的烦恼,像“爸爸妈妈吵架了”这样的话题。

“老师,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爸爸和妈妈吵架。我就担心他俩吵架后真离婚了,我到底要选择跟谁呢?”

说这些话的时候,孩子小小的脸蛋上有很真实的担忧。沉思片刻,她继续对着我说:“我的妈妈虽然有点儿凶,但我需要妈妈管着,才能取得好成绩和进步。我爸爸不怎么管学习,所以和爸爸在一起最开心了!”

“大人吵架嘛,没关系的,谁不会吵架呢!只是我一点儿也不想爸爸妈妈离

婚,不,是很害怕!”这是一个低年级的小女孩,活泼可爱外向的性格,可是,父母争吵之下脱口而出的“离婚”二字,依然让她无忧的童年添上了淡淡的担忧。

“老师,我是真的很害怕我爸爸妈妈吵架,他们吵架的样子好陌生,还动不动就说离婚。我很害怕他们说那两个字,为了减少看他们吵架,我只能很努力地学习,很认真地完成他们安排的所有课程,很努力地练琴,即使练到很累了,依然坚持下去。因为,我不想看到他们在我身边吵架的样子,和从他们口中说出那两个字,我都不敢想象。”这半笑半忧伤的话语,出自一个高年级的小女生,她是个品学兼优,乖巧得让人心疼的孩子,永远笑眯眯的,却已经学会用笑容和平静掩藏自己的小秘密,独自品尝成长带来的快乐和忧伤了。

听着孩子们的话语,我很自然地

想起了儿时的自己。

想起儿时那些艰难的日子里父母的数次争吵,想起他们争吵时孩子的我面对一地狼藉的恐慌,想起面对他们争吵时小小的我无能为力的绝望——有次慌到鞋子都没穿一路带哭地跑去邻居伯伯家叫人来劝架拉架。可是,即使那样,儿时的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父母说出“离婚”二字,小小的我自然也不必承受“和爸爸过还是和妈妈过,要弟弟还是要妹妹”这样沉重的抉择。现在想想,多么幸运。

成人的内心可能永远也无法体会到,孩子面对完整家庭可能破散的恐慌,面对选择爸爸或者选择妈妈时的为难与绝望——即使我们也曾是孩子。

可是,成为父母以后的我们,有多久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像个孩子一样看看这个世界了?



## 一碗面一段情

| 王琰



2019 年夏天,在朋友李晓军的带领下,我第一次品尝了摔面。

在烟台市海阳郭城镇的一面馆,李晓军先是点了鱼皮、海蜇、鱼肚等凉菜,热气腾腾的面盛放在一大海碗中,被店员端上桌。而后,李晓军帮我舀了一小碗,摔面突出“摔”字,用摔代替揉,更有韧性口感。力度恰到好处,使面既有筋有骨,又软硬适中。配上些许牛肉碎片和葱花,面条劲道,汤汁鲜美。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北方亲戚家品尝的手擀面,宽汤中卧着碧绿生青的大菜和雪白的面条,亮晶晶的动物油脂漂浮在面汤上,深深地刻在记忆中。过

去北方农村一般自己做面条,很少轧面或买面。初夏小麦收割后,亲戚总是满面笑容,拿到河滩淘洗晾晒。骄阳似火,亲戚每隔一段时间就出去翻动小麦,直到夕阳的余晖洒满农村,再用牙齿磕咬麦粒,检验是否晒干。

夜里,亲戚把晒干的小麦倒入竹匾,筛选杂物。隔天,再背着小麦去轧面粉,机器轰鸣,身边人的脸和身都沾满了粉尘,活像白毛女。傍晚时分,亲戚顾不上抖掉身上的粉尘,从蛇皮袋中舀出几大碗面粉,再舀水倒进面粉拌和,这时麦香飘浮在空气里,让人沉醉。

亲戚用抹布将桌子擦干净,转身去菜地收割大菜,洗干净后开始准备食材。只见她熟练地把少许干面粉洒在桌上,取出盆中面团反复揉搓,直到变得光滑。随后,她拿起擀面杖不停地滚动,面团变得薄而透,把它叠起来,用菜刀切成面条。而后,她在灶台烧水,把面条倒入滚烫的水中,面条翻滚着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

摔面的口感和亲戚家的面条有异曲同工之妙,吃起来清淡、爽口、拉、抻、摔起来也有武林大侠之风。面馆的招牌是“文志摔面馆”,因为味道好,每天一到饭点,食客就络绎不绝。老板会把面团搬到店面口,明厨亮灶,摔得啪啪响,吸引食客驻足拍照。在海阳做摔面超过 20 年的老师傅并不多,年轻人不愿学,老的干不动,手艺面临失传。

据说,摔面始于清朝,作为胶东地方美食,文化内涵丰富,这种摔的独特制作工艺,还属于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工艺复杂费时费力,单价又上不去,很多面馆老板都放弃传统做法,采用拉面或者机器压面。但我认为,文化需要传承,老味道才会被人惦记。现在,许多农村也不种植小麦了,手擀面也淡出生活,只留那些阖家吃面的温馨记忆如乡愁,一碗面一段情。



## 月下插秧

| 叶森岚

仲夏夜的田野与往常并没有不同。鸣蝉已入了梦乡,蛙声千军万马一般鼓角争鸣。

此时,我的父亲和母亲,正打着手电筒,举起锄头在田埂边的沟渠上“破水”,白花花的山涧水顺着沟渠的豁口潺潺流淌,像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银鱼被赶进秧田里。

闽南地区的水稻是当家作物,一年能种两季,进入农历四月,插秧是继春耕播种之后最紧要的农事。插秧之前要先育种培苗、引水灌田,男人通常都是干活的主力军,我家是个例外——父亲在村里的小学教毕业班,几乎顾不上自家地里的农活,重担自然落在了母亲肩上。农忙时节,父亲只能趁着月色下地,争分夺秒地耕耘劳作。

接连几日,一片水田浸泡得又软又松,就像一床舒适的棉被把秧苗从浅黄捂成了碧绿。“端上板凳,跟我下田拔秧去。”某个清晨,我被母亲喊醒,胳膊下夹着小板凳和一捆稻草出发了。

全村的人都在田野里奔忙着,男人挑秧、抛秧,女人拔秧、插秧,孩童在田埂上扔泥巴。母亲利索地挽起裤管踏入水田,弯下腰将秧苗从温润湿滑的泥土里拽出来,用双手的虎口紧紧攥住秧把子,把秧苗根部的泥巴用力甩开,我跟在她的身后,赶紧把手里的稻草递过去,秧苗被捆扎成一把又一把堆放在水田两边。远远地望过去,母亲的身子好像绷得紧紧的一张弓,甩出来的泥浆在空中划出圆弧状的抛物线,有一些落回田里,有一些撒在母亲身上,有一些溅在我脸上,我用手擦,擦成了小花脸。

午后,母亲不再让我下田,她在我腿上被虫豸、蚂蟥咬过的伤口涂上青草膏,叮嘱我坐在田埂上休息。直到地里的喧闹渐渐被夕阳吞没,我们才收拾回家。

晚饭后,父亲跟母亲商量着插秧的困难。“芒种不种,再种无用!”父亲决然地说,“春争日,夏争时。插秧是半刻不能耽搁了,秧苗若是晒蔫了,来年收成不好,全家都得饿肚子。”

夜里没有一丝风,月色也不甚明朗,熙熙攘攘的田野,此刻只有三三两两晚归的人。路上,父亲遇到了他的学生虎娃。虎娃成绩不好,还爱逃学,没少挨父亲的教鞭。他一见父亲转身就要跑,父亲喊住他:“虎娃,你又没干坏事,跑什么跑?”虎娃用手挠挠脑袋,几只萤火虫从他手心里飞了出来,父亲用手扣住,轻轻地放回虎娃的玻璃瓶里,虎娃嘿嘿地笑了两声说:“我以为您又要逮我回去上课呢!”父亲交代道,天色已晚,赶快回家写作业。

水田已翻耕,白水泱泱。父亲站在岸上抛秧,秧团被高高抛起,一个一个落在水田中央,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水田里,母亲解开秧团,分出三两根秧苗,用手指的力量送进泥浆里,她插两排退两步,眼睛比尺子还要精准,一行行秧苗在她眼前笔直地挺立起身子。

没过多久,村里的炳叔、阿旺伯带着十几个乡亲来帮忙了。“叶先,叶先,讲台上争先,田地里可可能落后啊!”炳叔大声揶揄道,踏进了我家的水田里。阿旺伯是虎娃的爹,他接过秧苗抛进我家水田中央,向田埂边惊呆了的父亲喊道:“叶先,再不赶紧赶着,西北雨来了,秧苗可要烂在地里啦!”

母亲从田里直起身子,看着身后广阔的一片水田和说干就干的乡亲们,她的眼睛里闪闪发亮,不知道是泪光还是星光。



## 端午断想

| 李金范

岁月是一道最美的风景  
一如我小心采摘和细数的日子  
串成长长的珍珠项链  
挂在父母胸前  
这悄然流逝的珠子  
成全着远方不敢虚度的年华

当年端午浸润着诗情而来  
当父母寄来的粽子堆在桌前  
我剥开绿色棕衣  
喃喃的谣曲  
裹着思念  
加入雄黄酒的浓烈

我想起两千多年前  
汨罗江的波涛  
经典一跃  
那些远去的传说  
伴随父母变老的背影  
还在汨罗江女儿的心中沸腾